

S H E G U O S U I Y U E Z H I H E

李祥云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涉过岁月之河



ISBN 978-7-215-07231-2



9 787215 072312 >

定价：18.00 元

涉过岁月之河

李祥云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涉过岁月之河/李祥云著.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0.6

ISBN 978 - 7 - 215 - 07231 - 2

I. ①涉… II. ①李… III. ①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89544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66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65788036)

新华书店经销 黄委会设计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毫米×1240毫米 1/32 印张 5.875

字数 140千字

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18.00元

寸草春晖赤子情(代序)

雷河清

乙丑年端午,杂花生树,粽叶飘香。原160师宣传队战友在江城武汉举办联谊会,我曾任该师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又长期在军区、野战军政治部从事文化工作,这次作为特邀嘉宾,应邀赴会前往。在这之前,祥云曾来电挚诚相邀,并谈到小说散文集《涉过岁月之河》结集出版之事,言集子已编辑成册,付梓之前,请我把关作序。我极为感佩,在今天这个功利至上,近乎到处充斥着铜臭味的碌碌尘世里,祥云不为所动,咬定青山,依然孜孜不倦,埋头于纯文学这块园地默默耕耘,且不断有所创新和收获,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同时,我也为自己即将成为这本集子的第一个读者而感到欣慰。

我认识祥云是1977年八一。那时,我在野战军政治部任文化处长,他是160师宣传队创作员。为庆祝建军50周年,八一前夕,军里组织部业余文艺汇演,160师宣传队带了一台节目,其中有一个诗表演,叫《秋收起义战旗红》,文学本子和演出效果都不错,汇演时被评为一等奖。师文化科长杨家万同志把作者推到我面前,原来是一个身材略显单薄,两眼炯炯放光的年轻战士,也就二十啷当岁吧。小伙子似乎还挺腼腆,和我握手的时候,白皙的面孔竟涨得通红,这个





年轻战士就是李祥云。

也许是出于职业的考量,抑或工作性质使然,我对部队的文艺创作人才较为关注。当时,160师在业余文艺创作方面卓有成效的后起之秀中,有两人比较突出,一个是桑锋,一个是李祥云。桑锋偏重于曲艺创作,祥云则执着于小说、散文、诗歌等文学样式的探索。在搞好宣传队演出节目创作的同时,祥云深入生活,收集素材,孜孜以求,笔耕不辍,于1978年在创刊不久的《河南文艺》发表了散文《线》,给当时的河南文坛吹来了一股清新凉爽之风,深得原河南作协副主席卞卡先生的赞誉。直到后来,祥云从师政治部调野战军政治部任文化干事,分管全军文化工作,也从未搁下过手中之笔。我记得1983年春天,为迎接军区文化工作现场会的召开,我们一起在军直高炮团蹲点。两个月后,蹲点结束,祥云便在《解放军报》发表了短篇小说《位置》,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个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矢志不渝、孜孜以求、刻苦勤奋、执着投入的年轻人。春种秋收,几分耕耘,几分收获;几分付出,定当会有几分回报。

战友联谊会报到的当天晚上,祥云刚下火车,风尘仆仆赶到宾馆,未及濯洗,便敲开我的房门,我们没有寒暄,没有客套,只是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使劲摇晃着。他把小说散文集《涉过岁月之河》书稿交给我,说了一句话:请老首长过目。

后来的几天里,除参加组委会安排的一些集体活动外,我很少出门,大部分时间都在阅读这本题名《涉过岁月之河》的小说散文集子。

我的专业是诗歌创作,对小说散文这样的文学体裁涉足不多,当读完《涉过岁月之河》之后,掩卷颌首,我不能不说,我被作者笔下那多彩纷呈的生活、曲折离奇的故事、个性鲜明的人物、乐观凝重的氛围感染着、感动着,也感慨着。集子囊括了这些年来祥云文学创作的



基本成果，内容丰富、题材多样，语言洗练质朴、风格明快凝重。人们常说，一叶知秋、管中窥豹，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同样，透过集子中一个个不同的篇什，我们可以感受、把握到一个时代跳动的脉搏，因而，它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共鸣。

厚重的生活积累，是祥云作品的一大特色。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是文学艺术创作的不二法门。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没有生活，创作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君不见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的《氓》、《伐檀》、《七月》等篇章，无一不是古代底层劳动人民生活生活的真实写照、加工提炼，祥云深谙此道。他热爱生活、深入生活、扎根生活、体验生活，生活为他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祥云的作品中都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泥土的芳香。他生活阅历丰富，从小生活在文化底蕴丰厚的天中大地、洪汝河岸边，那里的风土人情、一望无际的大平原、绿树环抱的村庄、泛着涟漪的池塘，祥云无不烂熟于心，烙下了深刻的印记，所以，才有了《童年拾趣》中的摸鱼、烧毛豆、拣大雁屎；才有了《安叔》、《“四哥”老张》、《剃头匠狗儿》等。入伍后，祥云在基层连队和宣传队当过战士，在团、师、野战军政治机关做过宣传、组织、文化工作，参加过边境自卫反击战，他写部队生活的作品似乎更是信手拈来，如《位置》、《传统》、《士兵生活四题》、《哨所旁的迎春花》、《小春》等作品，那里的人物都是与他朝夕相处的战友、同志、师长、亲人，那些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许多都是祥云的亲历亲见。如《宣传队人物速写》中的老队长赵德明、副队长袁贵良和创作组长锦文，还有桑锋、小尹等，不独与作者曾经朝夕相处，也是我十分熟悉和敬重的同志，虽然分别了很多年，甚至有的已经作古，但读过祥云的作品，我眼前立时又浮现出他们的音容笑貌。作者笔下的军营生活，激情火热、紧张严肃，但又不失温馨，有时似乎还透着些许幽默。只有扎根生活沃土，热爱生活，熟悉生活的作者，描写生活才能做到如此出神入化、



生动传神的地步。当之无愧，祥云做到了这一点。

真挚的情感倾诉，是祥云作品的一大亮点。任何样式的文学作品，都是作者真挚情感的宣泄和流露。无情未必真豪杰。同样，没有情感诉求的文学作品是难以立得住脚的，也几乎是不存在的。寸草春晖，赤子情深。读《涉过岁月之河》这部集子，我有一个十分强烈的感觉：总像是在品一壶浓浓的酽茶，在饮一杯陈年的老酒。作品的字里行间浸透着化不开的浓情：军旅情、故乡情、边关情、山水情、战友情、父子情、兄弟情、师生情、军民鱼水情，一一跃然纸上，感动着它的读者。发轫之作《线》，讲述了一个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老妈妈收留负伤的八路军战士的故事。为帮助战士疗伤，老妈妈日日夜夜，摇动纺车，纺线换钱，为战士买药诊治。许多年后，这个已经成长为部队高级指挥员的小战士带领部队来此演习，衣服被树枝挂了口子，老妈妈又用纺车纺出的老棉线为其缝衣。一根普普通通的线，串联起历史与现实变幻交错的时空，一头系着根据地的老百姓，一头连着人民的子弟兵，军民之间的鱼水深情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生动形象地揭示出军民一家，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深刻主题。描写父子之情的散文《我与父亲擦肩而过》，同样情撼人心，读后令人感叹不已。2月17日，一个看似普通却又极其特殊的日子，同一天，儿子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南疆自卫还击的战场，父亲从家乡启程赶往部队为出征的儿子送行，阴差阳错，父子二人擦肩而过，未能谋面。不难想象，当时的父亲心中该是一种怎样的心情，作者一连三个“假如”，像三记重锤，一记又一记无情击打着人们震颤的心房，父子之间的亲情，在这疯狂的击打中得到了愈来愈强烈的释放和升华。集子中，类似这样饱蘸真挚浓情的作品不胜枚举，不论是描写军旅生活、战争场景，还是记述乡间轶事、童稚趣闻，我们都能够十分强烈地感受或体察到作者在情感抒写上的匠心独运。情之所至，金石为开。正是作品中真挚情感的宣泄和浇注，形成了祥云小说、散文的独特风格和亮点，

进一步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与可读性。

综观这部小说散文集子，可圈可点之处颇多。作者以精致细腻的笔触，塑造了众多鲜活的人物形象，并对他们的性格、命运以及丰富的内心世界作了生动的描述与刻画。这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没有什么旷世奇才与惊天伟业，有的只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一颗汗珠子摔八瓣。但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脊梁。他们身处逆境却从不怨天尤人，他们历尽磨难却依然向上乐观，他们质朴、善良、勤劳、果敢，有时还略带几分狡黠和木讷。就是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与作者心心相依、血肉相连，作者深深地爱着他们，也许正是这种爱的驱使，令作者守住了清贫、耐住了寂寞，摒弃世俗铜臭的干扰，抵御住光怪陆离世界的诱惑，孤影青灯，埋首三尺书案，成就了《涉过岁月之河》这部小说散文集。

作者生在50年代，长在困难时期，懂事就遭遇“文革”，也许正是那个年代的烙印镌刻较深的缘故，故而影响到作品的整体风格显得未免过于凝重了；另外，个别篇什语言上还不够生动凝练，读来感觉人工雕琢的痕迹较浓。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

涉过岁月的河流，走向成功的彼岸。我期待祥云有更多的好作品、新作品问世。

2009年10月30日于武汉

（雷河清 湖北省作协会员、著名诗人、书法家）



第一辑 故园情思

童年拾趣·····	3
摸鱼·····	3
烧毛豆·····	6
拣大雁屎·····	8
祖父·····	11
爷爷轶事·····	15
秋凉时节·····	17
瓦罐·····	19
父亲和他的房子·····	22
我与父亲擦肩而过·····	28

第二辑 军旅寻梦

线·····	35
--------	----



位置	38
传统	41
渐渐消散的烟雾	44
书之恋	54
哨所旁的迎春花	57
小春	61
士兵生活四题	67
之一：衣	67
之二：食	69
之三：住	72
之四：走	76
宣传队人物速写	81
老队长印象	81
队副老袁	85
组长锦文	88
桑大师	91
小尹	97

第三辑 乡间纪事

井	105
老柳	108
我的白杨	111
第一次远行	115
安叔	120
“四哥”老张	123
钟秀老师	127
剃头匠狗儿	132

打传呼的姑娘·····	135
黑子纪事·····	137

第四辑 美食之惑

豆腐三味·····	147
热豆腐·····	147
懒豆腐·····	150
咸豆腐脑·····	153
烙馍·····	156
如意烧饼·····	162
冬天里的黑米粥·····	166
友情炒面·····	168
小城拉面·····	171
后记·····	174

❖ 第一辑



故园情思

童年拾趣

摸 鱼

红火火的夏日里，最开心的乐子是什么？不是爬墙上树，不是偷瓜摸枣，也不是捅老鸹窝、掏鹌鹑蛋，是赤裸着两片脚丫子，太阳地儿下晒身汗，土坷垃窝里打个滚，然后一头扎进大路壕，做啥？洗澡——摸鱼！

七月三伏天，接二连三几场陡猛子雨，下得沟满河平，村庄周围的坑坑洼洼，壕渠堰塘全都蓄满了水，小鱼儿有了施展拳脚的广阔天地，芦苇水草做伴，孑孓蚊蝇当食，成群结队在明净的水面上游哇游哇。几经来回，便从小逗点游成了长长的破折号。二秃子说，鱼儿经得住嘴了，走，摸鱼去！一拃长的鲤鱼、鲫鱼、草混子、甯鲢子嫩着哪，摸上来稍加拾掇，细盐腌渍，拌上面糊，上鏊子一炕，焦黄酥脆，要多壮口有多壮口。嘿！好吃着呢！说得我们几个孩娃子，口水滴滴答答直往脏兮兮的胸脯上流。

要说摸鱼，我们谁也不是二秃子的对手。别看他比我们大不了两岁，摸鱼可精着哪！二秃子不用叉、不用网、不用鱼钩，也不用花罩，就凭左手多长一根小拇指头的两只手。水性好，一猛子扎进去，片刻之间，手里就会卡着一条摇头摆尾的鱼儿浮出水面。那鱼儿或

是锦鲤，或是鲫鱼，或是草混子，或是翘腰儿。我们一起下坑塘壕沟摸鱼，总是二秃子空手的时候少，我们哥儿几个空手的时候多。大伙儿说，二秃子是鱼鹰转世，贼精贼精，长一双鹞子眼，潜到水底两眼一睁，哪里有鱼，哪里无鱼，鱼大鱼小，鱼多鱼少，瞄得一清二楚。我们捂的都是一两寸的小鲢条、鲇鱼胡子、死光皮小鲫鱼，二秃子有时竟能摸到一筷子恁长的红尾巴梢大鲤鱼。水中浸泡半晌，我们闹个七八条小鱼就算能耐，二秃子呢？摸到的鱼儿能把一根倒插柳的柳条串得满满的，上岸回家时，他把柳条缩成一个圆圈，朝脖子上一套，整个成了一个白花花的鱼项圈。

下水之前，二秃子总爱扯那句口头禅：“我爱摸鱼不爱吃鱼”，似乎在向鱼儿表白什么。这个时候，我总要给他别别劲儿，说他是傻瓜、蠢蛋、信球。我说，我爱吃鱼不爱摸鱼。俗话说，能吃水里游，不吃地上走，中国字鱼和羊拼在一起那叫个“鲜”，可见鱼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和地位，当然在那个“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荒唐年月里，乡民们常常饿肚子，又何以能吃得上鱼呢？

二秃子自然知道鱼好吃，但他恐怕就是很少尝过鱼的滋味儿。二秃子摸的鱼，第二天一早，就被他娘提溜到县城集市上，卖给了衣冠楚楚、长得白白胖胖的城里人，换得几张纸票，给他爹抓药去了。他爹得的是肺病，咯血，躺在床上两三年了。

最后一次跟二秃子下大路壕摸鱼，是小学校开学之前，二秃子该上学了，虽然已经迟了两年。他娘让他再摸几条鱼，拎集上换钱交学费。来到大路壕边，我们几个光屁股孩儿，一字排开，先撒泡热尿，用小手接住，朝肚脐眼处揉搓几把。好像听大人们说，这样下水可以避邪，小鬼判官不缠你。而后，身子一跃，来个鲤鱼打挺，屏声敛气，一个猛子朝水里扎去。

片刻之间，七八个光溜溜的小脑袋瓜露出水面，嘻嘻哈哈扬起小手，人人手中皆有斩获。我费劲儿地紧紧攥住一条长长的玩意儿，心



想一定是条鳝鱼,在水下的时候高兴透了,待浮出水面高高举起,突然只听二秃子一声大叫:“青水颯!松手——快跑!”我真的吓坏了,顺手一丢,慌慌张张朝岸边游去。

青水颯是我们这一带常见的一种水蛇,浑身裹着一层翠绿色的外衣,见人就吐出两条红赤赤的蛇信子,虽然不咬人,那模样也着实够吓人的。我不敢再下水了,二秃子说:“没关系,你就在岸上拣鱼吧,我摸的鱼分给你一半!”

我折了根倒插柳柳条,一条一条串起二秃子抛上岸的鱼儿。二秃子脑袋钻出水面,扬起六指朝我兴奋地比画:“今天要发大财了,摸到一只大王八,足有一张铁鳌子那么大,躲在水下的树洞里,你等着,我换口气把它抠出来。”

长这么大也没见过铁鳌子样的老鳖,一种莫名的兴奋令我站立不安。二秃子长长吸了口气,光溜溜的脑袋瓜又沉下水去,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我数着自己的脉搏,可是再也没见二秃子浮上来。方才沉下去的地方,开始还冒着一串串气泡,后来一切都归于平静了。

我们几个孩娃子吓得哇哇乱叫起来,慌不迭地跑回村里叫人。几个水性好的叔叔伯伯潜到水下,费了好大劲儿,才把二秃子给弄上来。原来二秃子的脖子被水下纵横交错的大树根给卡住了,上下左右动弹不得,脸色憋得乌紫烂青,肚子里灌满了水,圆滚滚的胀得像一面小鼓。

大人们想了好多法子:心脏按摩,对着二秃子的嘴吹气,把二秃子搭到老黄牛脊背上牵着溜达、控水,可是二秃子终究也没有醒来。

后来,我们都背起书包上学去了,也很少再有机会去摸鱼了。

许多年来,我也像二秃子一样不爱吃鱼了,有时候同学战友聚会,看到餐桌上清蒸、红烧、煎炸的鱼儿,胸口总觉着堵得慌,常会想起童年时的伙伴——那个被誉为鱼鹰转世的二秃子。